

# 语言的音韵美及其翻译再现

潘卫民<sup>1,2</sup>, 毛荣贵<sup>2</sup>

(1.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6;

2.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语言具音韵美。常见的音韵手法有头韵、腹韵、尾韵和拟声。以例证分析提出了如何再现语言音韵美感。

关键词: 音韵; 翻译; 审美; 头韵; 腹韵; 尾韵; 拟声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6)01-0116-05

在审视语言的交际与审美双重功能时, Jackendoff<sup>[1](17)</sup> 依据乔姆斯基(Chomsky)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提出了语言的音乐语法(musical grammar), 认为人的音感(musicality)同普遍语法一样, 也是与生俱来的。语言内在的音乐性驱使人们说话、写作时选择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词语, 以展示语言的音乐美, 独享或与人共享审美愉悦, 这是音韵美的人类认知共性。其实我国南梁文学家沈约早就提出的“文章之音韵, 同弦管之声曲”, 真实描写了语言的音韵美。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 韵律词是构词的产物; 从美学角度看, 韵律词是平衡的工具。语言正是具有与音乐相似的节律与和谐优美的音色, 才别添一番情趣。

音韵熏陶与享受, 始于摇篮。摇篮曲、儿歌等, 充分体现着音韵之美。甚至有报道说, 将图像与声音同时展示给幼童(4岁前), 他们更关注声音<sup>[2]</sup>。因此, 人生初期, 语言的重要性大于视觉。儿童在咿呀学语时, 也会不知不觉中用双声或叠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中国儿童初学语言时, 会使用“果果”来指代水果。旧时汉语的儿童启蒙读物, 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今古贤文》等均以韵文形式出现。英美儿童常用“bobo”来指代book。英语的“童谣”(Nursery Rhyme)也均以尾韵为主要押运形式。如: 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 Yes, sir, yes, sir / three bags full.

音韵的共同特征是和谐的声音。这种和谐的声音

通过相同或相近音素的重复比对出现, 而形成一种和谐共振。音韵的使用可以加强语言的音乐美, 同时也能增添人们欣赏语言艺术的情趣。韵律规律性复现, 展示语言的形式美和内容美, 使语言结构对称, 整体平衡。

研究表明, 人脑比较专注于跟踪重复出现的声音, 并视其能被整体认知<sup>[3]</sup>, 因而音韵具有独特的注意价值(attention value)。另外, 由于人们喜爱和关注音韵, 因而也利于韵文的记忆, 增加了音韵的记忆价值(memory value)。

语言的发音能引起不同听觉效果, 在心理上激发不同反应, 或柔和、或清脆、或苍劲、或凝重。一位语言学家<sup>[4]</sup>曾发表过这样独到的论断: The sound effects are visual as well as aural. (声音的效果是听觉的, 也是视觉的。)我们在阅读时其实是眼耳并用。例如, 一连串“s”音, 即使不读出声, 也有刺耳之感(试读: King James' courtiers' cloaks were worn short.)。

如何再现原语的音韵美, 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谨以英语的音韵美及其汉译再现为重点, 对此进行探讨。

## (一) 头韵之靓, 举足轻重

英语音韵之美, 其半壁江山归功于头韵(alliteration)。头韵, 即在一组词的头或重读音节中对相同辅音或不同元音的重复。但头韵之美, 远不止“悦耳”。因为“悦耳”, 因为琅琅上口, 因为简短生动, 所以许多英语谚语和俗话就是依靠头韵“起家”,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05C280)

收稿日期: 2005-12-05

作者简介: 潘卫民(1964-), 男, 湖南益阳人,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级博士生,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历经千百年而流传不息。如:

例1. Let sleeping dogs lie.

让狗静卧。(别惹是生非)

例2. Money makes the mare go.

有钱能使鬼推磨。

例3. Parents bear children, bore teenagers  
and board new weds.

父母生儿育女,当子女进入青春期而厌倦不已,  
待其新婚时,还得包吃包住。

例4. Magnetic, Magnificent Meryl

美貌动人,美名高筑的美瑞尔

头韵的再现,可以有多种办法。如:原标题采用  
头韵排比的修辞手法,生动、风趣地描述了曾荣登奥  
斯卡影后宝座的 Meryl Streep 的两大非凡之处:魅  
力无穷,成就辉煌。标题完美地音译出了原题的音  
韵色彩。相应汉译成功保留了三个“美”字,值得称  
道。

例5. The Great White Wait.

大雪铺天盖地,民航频频告急。

本文报道最近横扫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那场罕见  
大雪,美国多家航空公司被迫停飞。标题非常聪明  
地将以 white 借代 snow,如此,不仅使 White / Wait  
构成了头韵,而且,使 White / Wait 还构成了尾韵  
(词尾辅音重叠),从而使三个以[t]音结尾的单音节  
词紧紧相连!如此标题,令人玩味并慨叹。美国友  
人告诉笔者,现在,当大雪压机场,因飞机晚飞需等  
候时,他们甚至造出了一个新词 - White Wait! 译  
文用六字对偶句和押脚韵[i]的形式部分再现了原文  
音韵修辞效果,音韵美得以部分保留。

英语的头韵占其音韵美之半壁江山,至其形成,  
一是“天然偶成”,如:

例6. Hair loss can be triggered by drugs, dis-  
ease and diet. (Reader's Digest, December, 2005)  
脱发可能由药物、疾病和食物所引起。

例7. Scientists See Planet outside Solar Sys-  
tem (From Reuters)

天文学家观察到天外有天。(太阳系以外的行  
星)

以上两句中的 drugs, disease and diet / scien-  
tists see ... solar system 构成了头韵,实属巧合与  
“偶成”。

二是“刻意求得”。所谓“刻意”,更准确地说,那  
也许是作者屏息凝神,神思飞越时灵感之作。“灵

感”体现在:巧借英语转义词。转义词的“转义”须适  
用此特定的语境,同时该转义词的首字母又须与其  
“左邻右舍”单词的首字母相同,从而,自然构成头  
韵,于是,转义词的寓意美和头韵的音韵美便闪亮交  
织。

了解英语头韵的这种构成,在汉译英的过程中,  
具有强烈音韵审美意识的译者,完全可以利用英语  
的转义词在译文中实现音韵美。

上海的《东方网》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一个女人  
是这样衰老的”的短文。此标题,如何英译?学生提  
供种种英译:

How a Woman Ages / A Woman's Aging / A  
Woman Fades Thus / What Causes a Woman to  
Grow Old / How a Woman Gets Old

须知,“一个女人是这样衰老的”一文笔触幽默,  
调侃了一些白领女子在10年之内精神衰老,清纯不  
再之变。

而上述5个标题的英译,皆“老实”有余。给人  
的印象是:一个女人在生理上或容貌上是如何步步  
走向衰老的。标题之译,违背了原文的主旨,是为拙  
译。

若汉译英的过程中,利用头韵的音韵美,则可翻  
译成:

The Way a Woman Withers

way / woman / wither 构成头韵,而且,with  
er 本义是“凋谢;枯萎;衰退”,用其转义,给读者的联想  
恰好与标题的“衰老”二字的内在涵义,丝丝入扣,  
点点契合。

当然,在汉译英中亮出头韵,在很多情形下,除  
了译者审美意识之外,尚须译者具有奇崛文思和不  
俗的文字驾驭能力。如:

例8. 三十岁之后,看见破旧肮脏的的士都心  
烦。

After thirty, even the sight of a shabby and  
sordid taxi may sicken me.

原句中的“破旧肮脏”的相应英语表达可谓多  
矣,但是译者偏偏选了 shabby and sordid,可谓神来  
之笔。

例9. 在缓缓的转动之中,莫名其妙地一阵空  
虚,突然间对一切感到索然无味。

In the slow rotating, an indescribable empti-  
ness, all of a sudden, seizes me, and I find every-  
thing dull and dry.

同样,英语表达“索然无味”的方式很多,如 mo-

notonous / boring / dreary / dull / humdrum / repetitious / tedious / insipid / dry / wearisome, 等等。译者选用了 dull and dry 译出了精彩。

李清照的《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字,全是叠词,英译怎么体现和再现原文之美?多少年来,译界高手,趋之若鹜,竞相译之。在众多译作中,林语堂的译文闪闪发光,胜出一筹!林译不仅一气连用了7个so,更让人叫好,林译连用了7个形容词,一气呵成,自然构成头韵,与李清照的原诗的尾韵遥相呼应,词趣洋溢: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 (二) 腹韵之媚,凝神合力

腹韵(assonance)(亦称“元韵”)指谐音或发音相似,尤指词中元音的相似。腹韵能将一行诗或一句话粘接成和谐紧凑、脉络相通的整体,使之前后连贯、意义关联,增加语言的音乐感,增添语言的注意价值,能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效果。如:

例10. That dolphin - torn, that gong - tormented sea? - William Butler Yeats

挣扎撕裂的海豚,痛苦万状的大海(威廉·巴特勒·耶茨)

例11. 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

西班牙的雨主要集中在平原。

以上两句中的元音[p][ɔ:]和[ei]反复出现,构成腹韵,夹杂在其他元音中间,时隐时现,抑扬顿挫,增强了听觉效果,给人一种和谐的音乐美。此类腹韵,受人钟爱。

又如:

例12. The fields breathe sweet, the daisies kiss our feet,

Young love meet, old wives a-sunning sit,  
In every street these tunes our ears do greet,  
Cuckoo, jug-jug, pur-we, to-witta-woo!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 Thomas Nashe: Spring

田野吐芬芳,雏菊舔衣裳,  
情侣去踏青,老妪暖夕阳,  
悠悠春之声,入耳实难忘。  
布谷声声叫,夜莺啾啾唱!  
春!馨香的春!

(托马斯·纳什:《春》 遐思译)

托马斯·纳什的诗歌《春》,堪称用韵之盛。本诗节中,头三行大量使用腹韵,第一行中“fields”,“breathe”,“sweet”,“feet”押腹韵[i:];第二行“young”,“love”,“a-sunning”押腹韵[ɪ],而第三行“street”,“these”,“greet”又回到第一行腹韵[i:],同时,第一、三行又押着尾韵。不同的元音反复交替,朗诵起来双唇时而微张,时而略闭,既像是在演唱一首优美的曲子,又好像是不同的器乐在合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前呼后应,将这首诗的音乐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领略到了阳春三月,百鸟欢唱,万物复苏的愉悦。

### (三) 尾韵之巧,稳重照应

尾韵(rhyme)的使用,使语言更具有诗性。韵尾周而复始,错落起伏,韵脚回环照应,把文章连成一体,给人一种和谐与凝重之美。难怪乎Wilson在论及尾韵时说,如果结尾没有韵,我们会有不稳定的感觉(Wilson,1970)。

尾韵又分为阳性韵、阴性韵。

阳性韵(masculine rhyme),押韵的重音音节在词的最后,即重读音节后不再由非重读音节。因此,单音节词当然压阳性韵。如:

例13.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when feeling out of sight.

— Elizabeth Barret Browning

我爱你直到我灵魂所及的深度,广度和高度,  
我的视力不及之处。(飞白译)

其中的height / sight为尾韵,是在单音节即重读音节上押韵,因此是阳性的。

阴性韵(feminine rhyme)要求押韵的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前面的音节重读,后面的音节轻读。如mother brother another三个词用到诗歌中,那就构成了阴性韵。如:

例14. Rich the treasure, Sweet the pleasure.  
(John Dryden)

财产丰厚,快乐享受。

尾韵在诗歌的英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请看李白的《静夜思》的两个英译本:

Before my bed,  
There is bright moonlight,  
So that it seems,  
Like frost on the ground.  
Lift my head,

I watch the bright moon,  
Lowering my head,  
I dream that I'm home.

(Arthur Cooper 译)

Arthur Cooper 的译文基本上做到了对原诗内容的忠实,或者说达到了“意美”的境地,但是,若是着眼“形美”或“音美”,遗憾即出。原诗四句拆成八句,而且原诗固有的由平仄和尾韵构成的很强的乐感荡然无存了。

相比之下,许渊冲的译文则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形美”和“音美”:

Abed, I see a silvery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许渊冲译)

light → bright; aground → drowned 两对尾韵,何等悦耳!如此乐感,加上措辞本身的美,就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

#### (四) 拟声之妙,音义协调

英语构词的第一理据是拟音(echoism / onomatopoeia),这些词语模仿各种声音,使声音与意义联动,给人以耳闻目睹,亲临其境的真实感。拟声词音义俱备,语言的文学性跃然纸上。这种声音与意义的联动,使人赏心悦耳,增强了语言的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英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曾说:"The sound must seem an echo to the sense." (声音似应反映意义)<sup>[5](169)</sup>。

Charles Dickens 在 *A Tale of Two Cities* 一书中有如此描写:

例 15. With a wild rattle and clatter, and an inhuman abandonment of consideration not easily understood in these days, the carriage dashed through streets and swept round corners, with women screaming before it, and men clutching each other and clutching children out of its way.

此句之美,美在音韵。开头两个并列的拟声词(rattle and clatter),气氛得以有效渲染,故事得以有效铺垫。紧接着,又是几个声感极强的词,如 screaming / clutching / clutching, 表现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透过无声的文字我们听到了有声的世界:妇女们由于惊吓发出刺耳的尖叫,男人们则因用力拽人而发出低沉的声音,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立体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把 19 世纪初英国伦敦街头惨景

推向揪心的境地。

保留这段文字的音韵美,可译为:

咔咔咔,嗒嗒嗒……,一辆马车在大街狂奔而来,掠过一个个拐角,置行人的死活于不顾,这种非人道架势,今天已经很难让人理解了。街头,马车前的妇人,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男人们拼力紧拽,拼命拖开车道上的孩子。

汉译六个拟声词一字排开,也营造了一种氛围,语序上也与原文构成了美的吻合。此外,声感很强的 screaming 被“引申”成汉语的“撕心裂肺的尖叫”; clutching each other and clutching... 亦被“补偿”译成“拼力紧拽,拼命拖开……”,皆可玩味。

拟声词模拟人或其它有生命或无生命物的声音。和汉语的拟声词相比,英语拟声词别具优势,它兼有双重功能,即融“拟声”与表示动作为一体。如:

例 16. He flopped down the bag and ran to help us.

他噗地一声放下袋子,赶来帮助我们。

英语动词 flop, 既拟声,又是动词;汉语表达除了使用拟声词“噗地一声”之外,还必须用一个动词“放”。

例 17. He let the beer gurgle down the throat.  
他把啤酒咕噜一下喝了下去。

注:同样,gurgle 既是动词,又同时拟声。从译文中,我们看到,gurgle 既绘声(咕噜),又绘“动作”(喝)!

由于英语拟声词具有这个“兼容”之优势,其表达便能简洁地增加口头或书面表达的实际音质感,声情并茂。又如:

例 18. The first drops of rain are huge. They splat into the dust and imprint the windows with individual signatures. They plink on the vent pipe and plunk on the patio roof. Leaves shudder under their weight before rebounding, and the sidewalk wears a coat of shiny spots.

上段文字选自一篇英语美文(*The Glories of the Storm* / 辉煌壮丽的暴风雨)。其中的两个拟声词(splat / plink / plunk)的运用,简直“以一当十”,暴风雨的描绘,因受“声响”的连续配合和着力渲染,简直写活了。请看翻译:

最初的雨点大粒大粒的,扑扑地打在尘土里,在玻璃窗上留下了一个个印记。雨点把排气管敲得叮叮当当,把院子顶棚打得噼噼啪啪。树叶被砸得瑟瑟发抖,难以抬头。人行道披上了一层亮闪闪的水

珠。

汉语并不乏拟声词,而且由于汉语的拟声词有别于英语,而常使用叠音词,其拟声效果更悦耳,更逼真,略胜英语一筹。上译的拟声叠音词(扑扑地/叮叮当当/噼噼啪啪/瑟瑟发抖)的反复出现,音韵美得到理想演绎。

一个并不显眼的拟声叠词往往能使整个句子显得绘声绘色,极具感染力。

以上分析,将各种音韵手段分而解之。不过,很多情况下是各种音韵手段常常糅合在一起,珠联璧合,给人以强烈的视听刺激和审美享受。如:

例 19. The ideal wife for our mechanical homes: a wench with a wrench.

在机械化的家庭中,理想的妻子是手拿板钳的少妇。

句中的 a wench(少女;少妇) with a wrench(板钳),集视韵(eye rhyme:即看上去词形相似)与腹韵之美,因腹韵粘连而令人叫绝。

潘文国认为“无论研究语言的哪一个方面,都应该从该语言的音韵特点出发”<sup>[6](146)</sup>。我国音韵学泰斗王力也认为,研究语音的人应该具备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三方面的常识<sup>[7](568)</sup>。随着审美意识的增强,我们现在还必须加上审美知识。以上四方面是

掌握音韵美的关键,也是翻译过程中再现原作音韵效果的必要条件。语言的音韵美,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因此,在翻译音韵时,应尽力再现原作的韵味,准确传达作者的情感。

参考文献:

- [1] Jackendoff, Ray. A Comparison of Rhythmic Structures in Music and Language[A]. Kiparsky, Paul & Youmans, Gilbert, ed.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lume 1: Rhythm and Meter [C]. San Diego,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Inc., 1989.
- [2] Sloutsky, Vladimir. Is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Not for Young Children[DB/OL]. <http://researchnews.osu.edu/archive/auditory.htm>, 2005-10-12.
- [3] Ruusuvirta T, Huotilainen M. The Human Brain Processes Repeated Auditory Feature Conjunctions of Low Sequential Probability[J]. Neuroscience Letters, 2004, 355(1-2): 97-100.
- [4] Cuddon, J. 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Z]. Limited Chatham, revised edition, 1979.
- [5] 陈嘉. 英国文学作品选读(第一册)[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 [6]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7] 王力. 汉语音韵学[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1.

## Experiencing the beauty of the sounds and orna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translation

PAN Weimin<sup>1,2</sup>, MAO Ronggui<sup>2</sup>

(1.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s are endowed with the aesthetics of rhymes, which can be chiefly divided into alliteration, assonance, rhyme and echoism. Methods are advanced with illustrated analyses to actualize the aesthetic feelings of the rhyme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Key words:** rhyme; translation; aesthetics

[编辑:颜关明]